

视线

也果
著



视线

也果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视线 / 也果著. -- 武汉 :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6.11
ISBN 978-7-5354-9121-3

I. ①视… II. ①也…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219698 号

责任编辑: 沉 河 谈 骁
封面设计: 吴亦童

责任校对: 陈 琪
责任印制: 邱 莉 胡丽平

出版:  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 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邮编: 430070
发行: 长江文艺出版社
电话: 027—87679360
<http://www.cjlap.com>
印刷: 武汉市首壹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640 毫米×970 毫米 1/16 印张: 19 插页: 2 页
版次: 2016 年 11 月第 1 版 201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 256 千字

定价: 39.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举报电话: 027—87679308 87679310)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目 录

第一辑 视线

- 003 视线
- 009 倾斜的影子
- 015 大剧院
- 021 第二十三回线
- 027 车次表
- 037 五里堡
- 042 电影院
- 047 公共澡堂
- 051 楼道
- 055 异地
- 059 城市二题
- 066 节目单
- 072 细节
- 077 被黑色浇灌的夜晚
- 081 碎影
- 085 姿势
- 091 两个民工和一堵墙的迁移
- 096 杀鱼
- 100 缓慢
- 105 落至河面的下午

第二辑 浮生记

- 111 浮生记
121 童年的玻璃和黄昏
125 那年夏天的午后
129 遮掩
136 县城
141 游戏之间
149 一颗牙齿的纪念
153 尾随
157 对面
160 位移
169 毕业照
174 时间的脚
185 与农时有关
190 与一场大风相遇
194 剩下的事情
198 蜘蛛之吻
202 声音

第三辑 近距离

- 211 近距离
216 老酒店
218 艾香弥漫
222 湿地之光
225 老街
229 一个人

232	霁堂新墨
236	一味茶坊
244	琅琊画馆记
249	俗人朱新建
256	水岸生活
262	盛夏的果实
267	蒙山印象
273	去汤头
278	鲁城的城
282	纪王崮：王的城
288	从厉家寨出发
292	夜宿沂山

第一辑 | 视线

视 线

猫眼儿

从同一栋楼内闭紧了的一扇扇门上的确找不出区别，无论长短、色泽以及质地。门是木质的，但不是纯木，而是叫做刨花板或者高密度板。表面刷了一层清漆，抑或就是贴了一层薄板，令颜色亮丽、手感顺滑。虚掩着的防盗门看起来还是有些虎视眈眈，铝合金的材质透过涂抹在护栏上的银粉，放射出整齐而坚硬的光。也有的个别住户摘掉了原先的木门，安置了铁板一样的整体防盗门，没了丝毫缝隙。临行与归家时，机警的钥匙探入锁孔儿搅动得“噼啪”作响，这个连贯清脆的声音似乎加剧了门与墙体的密切。无论木门、铁门，门上一律贴着倒置或端正的“福”。那个“福”笑着，所有门上的大大小小的“福”都是一种笑模样。笑着的“福”不知不觉间就掩饰了猫眼儿的深邃。

站在门外，如果不仔细看，门上的猫眼儿真的难以发现。它藏得太隐蔽。就像黑夜里躲在暗处的那个柔软机灵的影儿。黑暗中灼灼闪亮、始终保持警惕的是什么？猫儿眼。不是猫眼儿。后者的尾音“儿”根本没机会落地，而是飘飘忽忽地荡了起来。嵌进门内的猫眼儿与门浑然一体了。倘若对与门浑然一体的小物件真正有所体会，还必须换一换位置。

站在门内，猫腰，而后猫眼儿，如此便心领神会了其中的妙处。那个仅有小拇指甲般大小的孔洞就悬在门后。安装的时候，肯定大致

进行了一番测量。最终，目测的结果比照了靠近眼睛的位置确定下来。此刻，一缕细细长长的光线正活脱脱地从那个幽深处冷不丁跳将出来。说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人们希望自家的门不再严实得密不透风，怎么可能连轻盈的不露声色的眼风也阻挡了呢。防盗门的防御是坚硬的，提供了一定的安全感的。只是生硬的抵挡冷冰冰得像铁，不能够洞察秋毫。于是，门上就出现了一个洞，一个由内而外或由外及里开凿的通道，像一只生动而隐匿的眼睛。

猫眼儿，又名门镜。由门内伸出的孔洞在穿越门的厚度时，在最外面嵌上了两面同样大小的透镜。此物的出现，使得门所承担的责任有了目光的参与而变得更为可信。那双被门完全掩饰了的眼睛——猫着的眼儿，借助了门的掩饰以及跟前唯一的通道，凑近，控制呼吸。目光因穿越孔洞而凝集、扩散，从而实现了洞察的种种可能。至于一次次被拟作了的猫，那对圆骨碌碌的眼睛警觉地在幽暗中发出灿烂的光。猫的形象一再成为效仿的楷模，自然而然地充满了人间的智慧。视线由一个固定的方向源源不断地散发，由里而外，透过设在门内的隐秘的观测口。那个看起来通透的，可以照得进光线的窄小的通道只满足单方面的探视。这样的设置便和自家的门一道儿令视线变得愈来愈坦然。谁也料不到近在咫尺的距离会成为最大的障碍。而今，目光哪怕是明明已迫近了被观察物，依然眼巴巴地无济于事。两片凸凹有质的镜片，轻而易举地篡改了视线的原有途径。自此，那束隐匿起来的视线完成了对外界审慎、防御、戒备、瞭望的全过程。

一种蕴含了科技手段的光学原理的制作现身生活的角角落落，使得位于镜子正反两面的视线曲折、多变。当我再次想象猫眼儿的时候，眼前不再单单是那个出现在门上的细小的孔洞。猫眼儿，其实就是每个贴近猫眼儿的眼睛。我试过两个人将眼睛瞄向同一通道的瞬间会出现的景象。那个在门前摇晃的人好像一下子被推出数米。似乎就为了钻进这个小孔，才缩身变得如此之小。外面的人是看不见里面的——方才还是亮的，蓦地出现了一团黑影儿，便知道是有人来了。

一天，门上挂着的福字渐渐滑落，垂下来的一角刚好挡住了那个通道。于是，一脸笑模样的“福”被请进了家。门上就剩下了一只猫眼儿，黑洞洞的，有些孤单地立在那儿。

窗 帘

“低垂下来的窗帘不经意地挡住了窗外射进来的一缕缕光线，就像我的睫毛以另外一种状态存在时会顺势遮盖了眼睛一样。”这是自己一篇文字的开头。如今，我早已看不见那个远去的下午，它载着曾经停留在那个下午的人变成了一缕消逝的光线。而被记下来的这句话，我也只是暂时借用，窗帘如一枚果子从树上被一只手摘取。

视线轻易地被吸引过来。那些垂挂在房间窗户上的窗帘，占据了整整一面墙。于是，大块大块的颜色全都一个方向地倾倒在品质不一的布料上。铺展，自如地铺展，好像当真成了一块画板。其间，所有的纹理丰富、真切，仿佛那儿不是被织布机含着线头慢条斯理扯出的经纬，而类似细腻光滑、丰盈弹性的肌肤。进一步借助工艺化的模仿，由印染所呈现的诸般景象愈加逼近了窗外的现实。偶尔被风吹得摇曳起来的窗帘晃动着，有了一种波浪般的整齐的舞姿。于是，那些渐渐弥散开来的色彩，或绚烂或淡雅或热烈或宁静，整齐地贴近了窗口，贴近了墙壁，成为属于房间的不能回避的事物。

隐在窗帘后面的窗口或宽或窄，透明的有机玻璃若有若无。若即若离的态度与视线无碍。房间的独立与封闭，尽管限制了部分活动，但也因为远离公共视线而成就了一处处相对私密的空间。跟居于连接处的门坚实有力的警备和防御意识相比，洞开着的窗是开放的，抒情而明亮，带来的是类似呼吸般的通畅。阳光、雨水、植物、机灵的鸟儿、形形色色的人。由此打开的一条条路线，度量着抵达外界的那些或长或短的距离。

一扇扇窗看起来是安静的，即使窗台上偶尔落下一只鸟儿或一片

树叶。安静的窗被缤纷的窗帘装饰后，变得富于表情，耐人寻味起来。一张布更换了身份，开始不遗余力地、本分地参与了对室内生活的修饰与改造，即使偶尔替换了材质，用的是竹片、木材或者塑料，亦纷纷展现各自营造的不同魅力。隔着一道窗帘，使得被窗帘遮挡的房间成为一个包裹起来的难以搅动的秘密，任人生出种种想象。但凭空生出的想象没有像一枚针尖，恣意挑破耐人寻味的窗帘。视线在窗帘的背面被毫不犹豫地截断，暗暗摇摆着的装饰物依旧整齐地贴近窗口，贴近墙壁，不肯吐露丝毫。似乎到了这个时候，方才让人辨出窗帘进入生活的另一目的，原来是遮掩。充当着生活中的一道忠实帷帐的窗帘，适时阻断了外界可能投入的视线。而被窗帘遮蔽了的视线并不影响来自另一个方向的探视。一种由遮挡引领的视线在窗帘的掩饰下成功完成了由内而外的穿越。洞开在墙壁上的窗口是一只只眼睛，窗帘是名副其实的眼帘。生活的私密与视线之间总是保持着审慎而神秘的距离。

窗帘不是裙子。不过，飘起来的窗帘倒真的像一件长裙，可以将人头头脚脚地裹起，而不会被外人轻易觉察。窗帘完全挡得住黑暗，光亮则水一样丝丝漫过。被风吹得荡漾起来的窗帘总有些妖娆，如果其间伴着隐隐约约透过的灯光，难以抵挡的飘浮起来的音乐。至于把窗帘拧成一股绳索的事实，多是在电影里领略：一闪而过的紧张激动的场面；保准出现的那个勇敢且身怀功夫的人；急中生智造就了的迈过窗台的绳子。窗帘的这一突然间被附加的意义，单从形式上看，真是有些冒险，但唯此方能绝地逢生。至于现实中历演险境下逃脱的意外，私下里以为，一要看那窗帘的质地，二来，便是当事者的胆识了。

墨 镜

被我选中了的墨镜，紫色的，很轻巧。事先，我考虑到质地，也顾及了颜色，与衣着尽量搭配。外出时，我就戴着墨镜。于是，在一

种颜色的遮挡下，脸上好像投下了一层阴影。眼睛被镜片遮住了，脸被镜片遮住了一半。如此，神情就变得不可测。“一袭风衣，不是白，也不是黑，而是灰，淡淡的灰，映得天空也是灰的，领子高高竖起，戴着墨镜……”这个由文字生出的印象出自未曾谋面的友人的想象。风衣的颜色掺带着一种说不出来的情绪，墨镜呢？自己随手翻看一个个曾经被记下的瞬间，层叠起来的自己居然连笑容都匿于墨镜之后。

我在街上穿行，飘来荡去的风吹起我的头发，却绕过了眼睛。是的，沙子、风、他人的眼睛以及紫外线，一起停留在深颜色的镜片外。我无意间在自己身上制造的这一层的隔阂，令事后难辨被掩饰了的真实。多少次，我试图回忆那个戴墨镜的女子的心思，距离像无法抵达的影子。我看不见她，而她却时刻猎物一样盯紧了我。

墨镜充当了一重可靠的保障。在镜片外停滞的紫外线是因为接触到涂抹在镜片表面的那层特殊的涂膜。黯淡的只是表面，优质的镜片清晰地给予了由内而外的最佳视线。居于室内应该摘掉墨镜。可是，有一段时间自己将此条忽略，出出进进，墨镜始终挂在脸上。因为当时眼睛周围的皮肤过敏。于是，红肿的异样便被墨镜小心翼翼地遮掩。我一向不把墨镜挂到衣领，也没有成为头箍，它向来镇定地居于我的鼻梁。曾经看了怎样戴墨镜的小贴士：不是架在发上，也不是架在额头上，而是架在鼻梁上。没有日光，就不要戴了。尤其在室内。除非你在餐馆或俱乐部用餐。

一出门，父亲就戴上了他的墨镜。镜片宽大，看上去黑洞洞的。渐渐迈入老年的父亲步履缓慢，走路的时候，先迈出去的一条腿总要耐心地等着另一条。他的不再神采飞扬的眼睛，畏光，视力减退。他介意笼罩过来的刺眼的太阳光，也介意旁人扫视过来的目光。他有些看不清迎面而来的熟人。没有了眼睛的辨识，声音也突然变得不可信。戴上墨镜的父亲坦然多了。父亲的墨镜遮住了刺眼的光线以及旁人的视线。走路的时候，他开始习惯紧紧攥着一旁母亲的胳膊。我看不见父亲的眼睛。即使在屋内，与他交谈，他的目光也总是绕过了我

的眼睛，轻轻地落在旁处。

我见过一个在公开场合接受访谈的知名女性，被问及为什么此时还要戴墨镜而不摘掉时，她回答得很直接。垂着一头长发的她说这很不公平，那么多人都在虎视眈眈地看我，为什么我就不能看他们。众人一束束毫不掩饰的目光，带着一睹真容的目的，而被置于视野的人却将自己安全隐藏。视线有时候的确比紫外线还难以忍受。一个人完全袒露在众目睽睽之下，被观察、被审视的处境受到了来自内心的坚决抵抗。于是，墨镜出色完成了有效防护，公平得以实现。在被拍下的照片上，我看见了那个与他人对视的女子。墨镜遮住了她的眼睛，也挡住了她的脸。众目睽睽变得不再有力。那是一个一次次被猜度的谜一般的女子。

排除影视诡秘的形象或现实威武彪悍的保镖，墨镜呈现的黑暗加剧了成为道具的装点。公众人物脸上的墨镜好解释。作为日常防护，女性与墨镜之间也开始变得亲近。它细致入微地贴近了眼睛，如此毫不掩饰的遮掩使得视线得以隐藏。于是，那个看起来被阻挡了的视线无碍地穿越唯一的通道，被截断了的只是外来的纷扰。一个人可以将自己隐藏，隐在稳妥的镜片背后。这样的一重默默的心事令墨镜类似武装。遮住了眼睛表情的墨镜转而成为脸上最大的表情。

倾斜的影子

整个夏天我都无法拒绝窗外绿叶的探视，那些自然垂落的浓郁的影子表露出烈日下清凉的善意。窗前是清一色的杨树，一种长着长着就让人忽略了年龄的树，直立、向上是唯一的姿势和方向。只是被牵扯的旁人的目光在延伸的途中，不由得为那股无法遏制的气势担心。光滑的树嵌着一只只眼睛，硕大而温柔。纯净的眼神，让我依稀记得某一天它们的到来，是被一双双手小心捧着，埋进那些一个个事先挖好的坑洞。面对渐渐伸展开的身姿，自己除了仰望，除了表示全然属于集体的好感，不曾认真注视过哪一棵树。并排着的两行杨树无拘无束地生长，无法估量的长势早已越过四层楼。

灯光距离我的眼睛比书本稍远。落在窗台上的灯盏格外光顾这个下午，那些被点燃的文字理所当然地令周围暗淡。我没有在意一窗之隔的外界正在发生着的变化，室外的阴暗与灯光的照耀似乎毫不相干。一场迫在眉睫的大雨眼见着已经到来。阴沉沉的天空完全摆脱了时间的跟踪，像谁得罪了它似的，脸上堆满了愈来愈重的阴云，正由于摆脱不掉而急剧下降。风被挤得跑来跑去，早已没了分寸。尚在室外的人开始想方设法地与骤变的气候进行一场竞赛。大雨骤然降临，不是瓢泼，而是瀑布般的倾泻，暴雨沿袭的垂直路径以及集聚的更大的力量省却了曲折。闪电没有穿透我的房顶，震耳欲聋的雷鸣始终令人惊惧不已。在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雨面前，幸亏楼房镇定自若，让居于其中的人只是偶尔偷眼打量那个被骤雨席卷了的世界。眼见着大水漫过地面，并且持续不断地朝四下里渗入。窗外的杨树叶被雨水冲刷

得洁净油亮，高处的树枝心事重重的，浑身上下摇摆不定。

眼前是扯不断的白茫茫的水帘，哗啦啦的雨点难以掩盖抽打窗玻璃的声音，夹杂在响雷过后的汽车警报宛如一把锐器，毫不客气地切割所有的阻挡。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如果事情是可以预料的，那么，突然间出现的那声抑制不住的惊呼是否可以制止或挽回事态的发展？可是，那个尖利的沮丧的声音正无奈地追随眼前庞大的身躯缓缓倒下。正对窗前的那棵杨树轰隆隆地倒了。那是一棵看起来和其他的树没什么两样的健壮的杨树啊。一场大雨过后，谁也没想到它竟然以这样的方式引起人们的注意。

那个庞大的身躯换了一种姿势，斜斜地依靠在阳台上。这大概是它寻到的最近的帮助。只是对于没了楼体的支撑又会怎样的想象，因为失去现实依据而忽略不计。这棵遭遇变故的长成了的杨树，这棵将身体整个儿倾斜过来的杨树，方才没有听见那个尖利的警告，或者它仅仅是想换个方式，在被推向一旁后趁机歇歇。此时，窗玻璃被雨水擦洗得分外干净，洗濯过的碧绿的叶子上挂满了水珠，不停地滴落。年轻的树干簇拥着稠密的叶子，它们紧贴窗玻璃、空调外机，被跟前的墙推搡。

这棵改变原有姿势的树经历着前所未有的遭遇。首先需要承受的是自己身体的重量。树身在倾斜的过程中缓缓降落，能听得见被抑制的沉重的喘息，枝杈断裂处不时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难掩的阵痛混迹在渐渐零落起来的雨点里，愈加清晰。几根较大的枝干犄角般顶住墙，扑打在窗口的树枝变成了一团巨大的阴影，那些蓬勃伸展的树叶轻易挡住了视线，甚至有破窗而入的危险。已经听见楼上有人在扫除这棵倾斜的树可能对窗户造成的损害，推开了堆在自家窗前的树枝。这个举动让树发出不知是顺从还是抵抗的反应。浸泡在雨水中的树的根部渐渐逃离树坑，在一场突如其来辨不清意图的大雨面前，它像要真的准备活动活动似的。或者也仅仅是想，还没来得及考虑下一步该怎样做。雨完全停下来的时候，天空出现了一些亮光，围绕这棵惹是

生非的大树身边现出三三两两的人影。有人开始追根求源，寻找解决问题的方式。一棵原本无碍的树突然间成了一个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与它近在咫尺的我相信这只是暂时的状况。当我打开窗，迫近地注视着眼前这棵树的时候，好像面对的是一位不幸跌倒的伤者，把它扶起来吧，伸出手把它扶起来应该就没事了。尽管，把一棵倾斜了的大树扶起来的确需要一把力气，需要一些人，当然也少不了工具。

第二天，楼下来人了。我听见了说话的声音，来回走动的声音。挂钟显示出一个与早晨相关的时间——8:30。而对于一桩事件的筹备和讨论肯定要早，是发生在昨天傍晚还是稍稍晚些的某个时候？能够对该事件负责的人是否考虑了我的那个尚未表露的意见？站在窗口，我看见那棵树一夜间又降落了一些，地上遍布着落叶，树上的叶子正在迅速枯萎。树跟前站着两个男人，手里各自握着锯子，树下倚着一架梯子。握着锯子的两个人在说话，过一会儿，锯子也会说话。我看着其中一人离开同伴攀上一直保持沉默的梯子。他不慌不忙地举起了手里的工具。于是，锯子开口说话了——嗤嗤嗤嗤，那些纤细的树枝就在这般耳语中从原来的位置纷纷落下。那个手持锯子的人全然忘了树下的同伴，此刻，他似乎格外中意萦绕在耳畔的声音。当进军的号角吹响，所向披靡多么令人振奋。

地盘在不断地扩大啊，快看那个手持武器的人。可是除了眼下那个忙乱的背影，我看不见进攻者的面容。梯子得换换地方了，锯这边，锯那边的。敦实的同伴扬起脸大声地提醒。可是跟这棵倾斜的大树相比，无论怎样，这架梯子总归还是矮了。那个斗志昂扬的人继续前行。离开了曾经属于他的梯子，像一只才爬上树的安静的蝉，小心翼翼地趴在了树的身上。接着，试探着缓缓移动身体，最后，那个操着锯子的瘦削的男人宛如灵巧的猴子，骑在了树干上。骑在树上的男人重新操起了自己的家什，自下而上，沿着自我拟定的方向匍匐前行。

有人在捡树枝。两个年老的女人在砍落下来的那丛树枝中间穿